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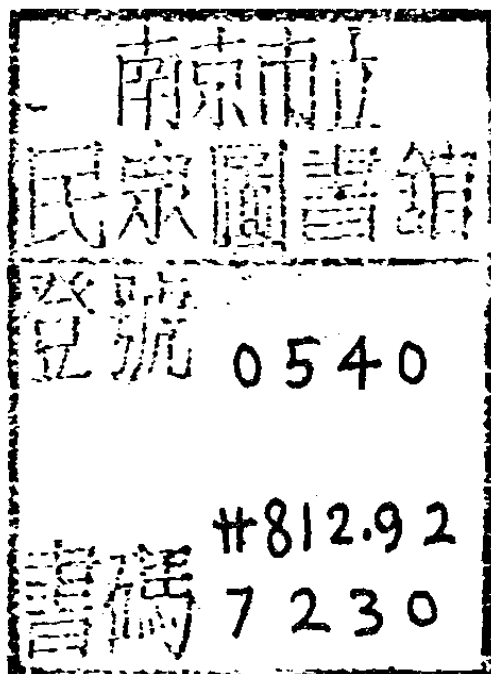
學生

附刊

36 10
登

●●●●● 版出店書子女 ●●●

199



目次

1 序——獻給荔裳·····	一——四
2 晚禱之什·····	
A 晚禱·····	五——七
B 風·····	八——十二
O 生命的禮讚·····	十三——十六
D 爲蘇拉眉而歌·····	十九——二十四
E 等候·····	二十五——二十六

流星

一



目次

二

F 饒我	二九—三四
G 瑪莎	三五—四〇
H 告訴麗達	四一—四六
I 東方與西方	四七—五二
J 綢繆	五三—五八
K 淒迷	五九—六三
L 西城月	六四—六八
M 鄉愁	六九—七四
3 流星之什	——

A 流星（傳奇）·····	五—八九
B 西風·····	九〇—九五
C 海愁·····	九四—九五
D 阿馬法晚唱·····	九六—九七
E 蒲魯士的軍歌·····	九八—一〇〇
F 呵，船長！我的船長！（以上譯詩）·····	一〇四—一〇六
G 娜嫩·····	一〇七—一〇九
H 殘燭·····	一一〇—一一一
I 夏夜·····	一一三—一一四

目次

四

4 主婦之什……………一……………

A 主婦……………一五——二三

B 蘆花蕩裏……………二三——二九

C 跋朝露畫集……………一三〇——一三五

D 德謨克拉西在難中……………一三六——一四二

E 湖上的騎士……………一四二——一四六

F 飛……………一四七——一五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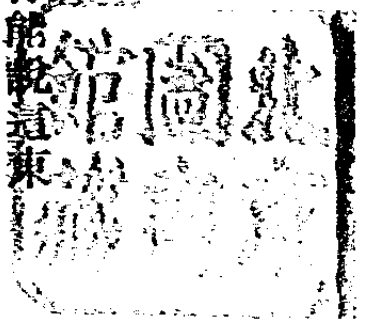
序

蛇似的，蛇似的，一條灰色的生命爬行着；
裳，你能唱歌麼？……然而現在牠究竟唱了呵——爲了你！爲了隱伏着的青春！

生活把光陰帶着跑，箭似的，轉眼又是一年。在這過去的一年，我能向人們報告什麼？裳，你告訴我！除了爲了你而歌的，還有什麼是應當給人知道的？
所以我應該印這小冊子了。

流星

一



(南)

你是知道的，「戀愛」是吃飯不做事的人的消遣法；「結婚」是有錢沒處用的人的調濟法；這兩樣我愧未能。裳，你說！除了嘔吐我心裏的幽怨與沉思外，再有什麼閒暇能向你說一句：「愛，你看好美麗的月光呀！」這樣美麗的句子麼？

這樣，我感到蛇似的，灰色的生命，能夠唱出青春的歌；也不是不幸的事了。尤其這歌聲是爲了你。

「將來」，——裳呵，這名字曾經刺傷我好幾次了！將來我們究竟是怎樣結局呢？……爲了這不可欺侮的驕傲的血液，爲了這一點點純真與簡單的勇敢的原故，我期待着死！

我將在自己的墓碑上刻着：

「這兒埋葬着的，是一隻『爲蘇拉眉而歌』的不祥的鴟鵂。
牠嘔盡了血而死，這是應該的。×年，×月，×日，×時死者書

。」

裳，我知道我將一定走這條路了。——爲純真而奮鬥，當比
爲虛偽而屈服痛快呵！

裳，請你記着；這歌是我第一次也是末一次向女人唱的歌。

爲了我們愈見團結的心，爲了我的歌聲不中輟，祝你永遠在快樂
裏！

一九三二，七，二一，君字序於病中。

序

四

晚禱

我的主，你說！除了死，我應向你祈求些什麼？是女人的輕儇的笑？是勇士的悲壯的歌？是智者的清談？是愚人的淚？是青年人的悲哀？是中年人的興奮？是老年人的消沉？是死人的歎息？

再不然：是優游的人魚？是肥碩的豬？是狡健的走狗？是學舌的鸚鵡？是終日勞作的螞蟥？是煩噪不息的蟬子？

然而：我的主！我是社會的羈人；我是宇宙的浪子；我是生

物中最渺小的生物；我是原子中極初始的原子。我是忠實；我是自由；我是「一」。

二十五年的生命；十一年的奔波；七千里的羈留；三萬重的幽怨；早把我的力，我的熱，我的光，消磨淨盡。一切悠揚與煩瑣的聲音；一切美豔與灰敗的容顏；一切婀娜與呆滯的體態；我都經歷遍了。我還要什麼？除了死：乾淨的死，快樂的死，單簡而又迅速的死！

也許你還有可給我的，我的主？

今夜，西湖沉靜如釋子。沿堤的燈炬，作了他項上的念珠；

高峯，在他肩上披了一件黑色的袈裟。是那麼安定，那麼幽
我的主！你能給我這個嗎？
我要西湖！我愛恬靜！

風

八

風

『風！我不知道你向那一個方向吹？』

當遠寺的鐘聲帶來了西天的霞彩，雙槳打動湖心的波紋的時候；我就看到你舞動水面的紅蓮，捉弄堤上的綠柳。那豔麗的容顏，那婀娜的腰肢，那古文明留下的美麗，那新社會創立的奇蹟；我看到，我實實在在的看到她們的搖曳，看到她們的瘋狂，看到她們的癡迷。因此我就認識了你的威儀，你至高無上的尊嚴，你牢不可拔的根基。

你是神，你是宇宙的神，你是社會的神，你更是人類的神。你光，你熱，你黑暗，你也冷酷，你是主宰——我的主宰。你主宰着我生死綫的中端，你把滅亡和昇華，輕輕的放在我的雙肩。你叫我作一個游移的駱駝，在茫茫的沙漠裏，走我難走的路。你又暗暗的在事故裏，給了我一點莫名的創傷。你說：

『孩子，人就是這麼的！』

『是，』我答道，『人就是這麼的，我服從你，我走我的路。』

但：一朵白雲的彷彿，一聲蟬噪，一閃暗淡裏的電光；這無

端的變幻，又會叫我的心跟着忐忑，在一個沉靜的池塘裏掀動迴漩。當我正喘一口氣，你又笑了。那樣子，你是譏諷，是忠告，是暗示，是斥責；我皆不知。這笑真使我忘了東南西北，忘了天高，忘了地厚，忘了前途與後程，忘了過去與將來，更加我又不能把捉這現在！於是我徬徨，徬徨，徬徨在無涯涘之鄉。任憑一個萎萎，青了又紅，紅了又黑；一莖小草，長了又衰，衰了又長；甚至半點塵埃，我也不能判別牠是偉大，是渺小；是沉重，或許是輕浮。

「天！我的主宰！我是不知所之了！」

我是無限的傷類。

可是你並不饒恕我，饒恕我的愚笨，饒恕我的魯拙，你仍然拂過我的面，悄悄的告訴我道：（你又那麼說。）

『孩子，人就是這麼的！』

『人就是這麼的？』我疑惑了。我實在解答不出這難題，我不願明瞭這真諦，我只知道這與一片梧葉的落，一朵花開，一天的星斗，一湖的燈影沒有分別。是一個道理，一樣的通則。都是一，都是定相，不是偶然，是連環，不是單獨。

『人就是這麼的！』

風

三

「人就是怎麼啦？」

這些都枉費你神的技巧，枉費人類的聰明。唯「一」的，我
只有問：

「風！你究竟向那一個方向吹？」

七，二三，夜，於山上。

生命的禮讚

啊，生命！啊，你這偉大的不可捉摸的詛！你悄悄的像蛇一樣的爬到我的心裏，你又悄悄的像蝙蝠一樣的離開我了。當我這軀殼第一次與世界見面時，你就憑了你的名，與煩惱，痛苦毀滅，以及一切可以危害我靈魂的暴徒們結下了同盟的契約。自從我有呼吸的那一天起，我就開始領受你們的磨鍊，你們的茶毒，我於是就作了你終生的奴僕。無論是白天，是夜，是黃昏或者早晨，你的壓榨，從沒讓我有一刻兒休息，甚至於讓我喘一口氣的從

容，在你的主宰之下，我也沒有這點權利。凡是我全身的血管，全身的毛孔，甚至連一個很小很小的細胞，都很嚴重的感到你的壓迫，你是常常在我的耳邊叫道！

「孩子，不要反抗啊，來順從我！」

是的，順從你，我早柔順得像一隻羔羊，像初生的乳鴿，我既沒有可以任性點的呼吸的自由，反抗的意識，叫我從那裏說起！生命！呀，生命，我早已皈依你了！即使在你的腳前，在你的腳後，或者在你的眼睛的一瞬之間，我總沒違反過你的意志，我總用上十二萬萬分猜忖的心，來體味你的暗示了。

我知道在太空成就宇宙之前，你就生存着的。你無往而不在，無微而不入，直到海裏的魚，空中的鳥，地上的走獸，都在讚美韻歌着自然的美麗時；你於是更擴充了你的力於人與獸之間。你叫獅子跳舞，叫駱駝馳驟，叫狐狸賣弄牠的狡猾，叫獼猴唱牠的戀歌，叫我們人類的始祖也諂媚他的妻。這樣，於是世紀與世紀，東風和北風，新月與故月，南極與北極，希臘人民與我們黃族的子孫，各個都跟着你的手腕打轉，各個都在你的命令之下，玩出許多花樣。亞波羅的熱情，宙斯的驕傲，亞力山大和成吉思汗的力，就爲你永遠留在人間。那亞丁海濱的故國，那恆河的黃

沙，那黑海的死水以及我們黃河的舊流，也在這世界上留下許多夠人驚歎的奇蹟。啊，生命，你偉大將無可比擬！

在某一天，是你降臨在我身上以後的×年，天上沒有太陽，也沒有風，老鴉在我頭上叫過，蛇在我腳跟後爬着的時候：我的靈魂，爲了你曾開放過一次花，我的軀殼也曾因此就掉在十八層以下的地獄裏。那原因固然不是一個孤鴻的影子可以使我發狂，或一個蝴蝶的花紋使我沉醉的。呵，生命！我究竟爲了你的什麼？唉，我爲了你刻毒的留在人間的憎惡與戀愛。噁！憎惡這東西是飴糖，戀愛則如柔絲，當飴糖還沒有溶化在我口裏時，柔絲却早

纏住我的心了。固然，爲了這，我曾拚命的想擺脫，我也曾幾次的祈求過你。我說：

『主，饒恕我！像饒恕一隻螞蟥！』

但你可不聽從我的話，你總讓事實跟着我的靈魂盤旋，你使我心跳動，使我神經緊張，使我血管爆裂。當每一次柔絲的抽扯時，你就更忍心的在我的靈魂裏重打一鞭，叱咤着不要我稍現畏縮，使我沒有一點懊悔的閒空和考慮的從容。

我也早知道，凡是世界上所有的幸福，都與我沒干的，因爲凡是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早已佔據了我的全靈魂與全軀殼了。我需

要的是平靜的安息，不是昇華，是執着，不是誇張。我每天都曾經得到理性的警告，說：

「孩子，安靜點！安靜點！」

然而這每天的警告呵，只等於給我靈魂敲着喪鐘，給我軀殼預備棺材！

啊，生命，這一次的玩意見又被你愚弄着了。

爲蘇拉眉而歌

這歌，我爲蘇拉眉而歌，因爲她是衆女子中最美麗的女子。

她的性情是飴糖，她的話是歌，她的氣息是玫瑰的香味。

她的眼睛像兩顆懸在天空的明星。她的眉像西湖裏的兩條長

堤，橫臥在兩眼上，也正如蘇堤和白堤橫臥在湖心一樣。她的口

是一盞盛葡萄酒的瑪瑙杯，紅色裏還夾着豔麗的光。她的鼻子像

潔淨無玷的石乳，懸掛在岩石上。她的臉像一塊膩潤的美玉。她

口角的一對笑容的影子，就作了這玉石上的兩朵翡翠色的雲彩。

她兩頰的紅潤則如那初從東方昇起的朝暾。她的頭髮像紛拂在風裏的柳絲，含着青春的歡快。她的頸項好像象牙做成，不知經過了好多有名的雕塑家，才把牠的輪廓鈎得勻稱，刻劃得非常的美。她的雙肩，不偏不斜；在平正中帶着莊嚴，在莊嚴裏又顯出溫柔。她的手是羊脂玉做的，柔嫩滑膩。她的兩乳像矗立在西湖邊的南北高峯，嬌媚而又玲瓏。她的腰是愛神的腰，她的大腿和小腿，正像那峨特式的大理石的圓柱。她的腳踝像兩個懸在柱上的銀鈴。她的腳則如那初生的肥美鵝蹼。因爲她是衆女子中最美麗的女子，所以她全身皆美。

衆女子呵！我爲了蘇拉眉而歌，這是很值得的，請你們不要妒忌，不要怨恨，不要猜疑，世界上那有拿着蜂蜜的人，而只願吮吮指頭呢！我爲蘇拉眉而歌，這是我的權利與義務。我不用眼注視你們，這是我的本分。因爲你們沒有蘇拉眉美，沒有蘇拉眉可愛，衆女子呵，你們要知道：叫一個羔羊捨掉了乳酪不吸，而去吃無味的枯草，這是做不到的事呀。所以在你們衆女子中，我只爲蘇拉眉而歌。

我願我愛的蘇拉眉，永遠不離開我。當我想到或者忘記時，她的情影總隨着我的週遭。如果我是流水裏的落花。如果我是沉

落的日頭，那她就如烘托着落日的晚霞。因爲我的生命是因她而生存，我的希望因她才有光芒的，所以我要唱道：

『蘇拉眉！蘇拉眉！』

你是衆女子中最美的女子；

你是羔羊中頭生的羔羊。

你是我的真實的靈魂；

你是宇宙留給我們人類的，

一首偉大的精粹的詩！』

但是，衆女子呵，請你們不要譏誚我！現在我已失掉了我的

蘇拉眉了，不知是在那一個剎那裏，不知是在那一個景況中，她幌然的跳着跑了，幌然的唱着飛了。當我不見了她時，我曾到處去找尋她過。我問人們道：

『你們人類中的聰明者呀，你們看到我的蘇拉眉沒有呢？她是衆女子中最美麗的女子，她是我唯一歌詠的人。她是很容易認識的：牠的頭髮，她的眼睛，她的笑渦，她的腰肢和腿都是比別的女子不同；還有，還有她那鈎人魂魄的笑和那一雙眼角的飛媚。這都是在別的女子中找不到的。你們人類中的聰明者呀，請告訴我，告訴我，她在那裏？』

我在全宇宙裏尋遍了。我並問過天空中的飛鳥，地上的走獸，海裏的魚，我更檢查過天上的全數星子。結果終沒有她。我悲哀了。但是衆女子呵，你們不要高興，不要幸災樂禍！雖然我始終沒有找到我的蘇拉眉，然而我總是想念她，我每一次脈搏都有她的影子在，我仍然要爲她而歌，歌到她的再來，歌到我的死！

等候

啊，我生命的花朵，我靈魂的糧食，我的愛：

你是我自我的宇宙中的月亮，我就是你月亮側邊的一顆小星兒。當每一個黑夜，你出現在天空時，你那晶瑩皎潔的態度和那溫柔天真的心情，總榮耀了我這渺小暗淡的俗物。愛啊，我是因你而生存，我是因你而歌韻這自然的世界。

天知道命運會給我魔障。在某一次你我眼珠的互視間，你竟然讓我高攀了你。於是我的心就寄托在你那一對淺笑的酒渦中，

在一雙嫵媚的睫毛裏。當你每一次眼角的飛媚，背影的一閃時，我這沉落的心囉，就爲之而昇華，偷偷的舒了一口高興的氣。可是愛呀，誰能猜透你這奇蹟是有意的啓示。還是無意的突變呀？

現在，我是饑渴着，我像一個嬰孩正需要乳娘，在我的呱呱的啼聲裏，我是誠實的等候到愛的降臨。雖然是在一秒一分的短時間裏，愛呀，要是你沒有降臨的話，則那秒針的一下一下的顫動呵，更甚於每一顆槍彈一下一下的向我心裏鑽。那滴搭的微弱的鐘的擺動聲，好像在給我靈魂敲着催死的喪鐘，而我自己的呼吸就成了割斷我自己生命的刀。

愛呀，今夜我立在階前，注視着你來時的路，當每一次樹的搖拽或蝙蝠的飛過時，我總疑心這是你輕逸的情影。我從月亮爬上山頭時就等候你一直等到露珠打濕了我的腳，天上的星子懸掛在桐葉間，小草在我腳下唱着哀歌時為止；而你喲，却終於沒來！現在梧桐樹上正響着淅瀝的雨聲，這點點滴滴呀，早混着我眼裏的淚。

這淚，我無法揩乾牠。如果我的祈禱不是妄誕，愛呵，我願牠化作天空的星，好照着你夜行的路；或者化作一顆明珠，嵌在你那小心兒裏，讓這一個痴人的淚，永遠地留在人間，當我自殺

等候

二八

而向你說道：「愛呀，我等候你。」

這淚就成了我唯一遺留在人類間的寶物。

饒 我

有一天。天是青青的，青青的。北風不大，暗淡的雲正掛在南極的高角上。宇宙全在靜默中。只有黃海的波濤還不住的，很溫柔的吻着海岸，海岸也開心的報牠一點淺淡的笑。

這時宇宙全在靜默中，天是青青的，青青的。都納。阿伯拉正在他的房中望着那窗外的山。他的確無聊，他把山作為畫圖，他把天當一片明鏡。但山是模糊的，天是高高的，自然的幻象，只能給他無數的憧憬，不能告訴他真實的消息。「麗達來嗎？」

都納。阿伯拉是這樣的舉着雙手，望到山，望到天，希望這句話能夠從他所看見的景物中得到回答。他老望着，然而也老沒有啓示降臨在他的心上。於是都納。阿伯拉悲哀了。

都納。阿伯拉退到房間的正中。慢慢的垂下他高舉的兩手。低著頭，他用眼望到自己的鞋子，望到樓板，望到樓板的每一個縫。

他在思索。

他用完了全身的神經細胞在思索。但是「麗達來嗎？」這問題他終於得不到一個解決。他焦急。他又把兩手交叉在胸前，抬

頭望到那壁上的「夜鶯」。（夜鶯是一個美麗的姑娘，是羅伯爾先生給他孩子畫的像。）

「告訴我，姑娘！麗達來嗎？」

因為你是給人快樂的夜鶯！

告訴我！那兒是我的麗達？

你看，天是這樣的青青！」

都納，阿伯拉，把兩手交叉在胸上。用盡柔和的言語向夜鶯禱告。因為他所求於山，祈求於天，都得不到回答，現在他要祈求於羅伯爾先生的傑作了。然而傑作究竟是傑作，牠只能給人們

一個美麗的誑，他不能告訴他一個真實的消息！於是都納，阿伯拉仍沉浸在渴念裏。他在房中煩悶的踱着。他把「麗達來嗎？」這疑問停在心上，停在腦裏，停在他全身的血管中。他用考古學者探索一個假設的態度去探索這難題，他踱着，他老是踱着。的確呵，都納，阿伯拉是十分的爲這事所困苦了！

天是青青的。北風不大，暗淡的雲還掛在南極的高角上。然而都納，阿伯拉的心却沉落在死海的底層了。

他老是踱着。他兩手更把胸抱得緊緊的。

「麗達來嗎？……麗達！……我愛的麗達！」

都納。阿伯拉每一次移動他的腳時，他就每一次說着這句話。

他知道麗達是不會哄他的。但她總猜不到麗達究竟爲什麼不來。他踱着，他老是踱着。（世間最慘的事，就是這無聊的「踱着」！）他把思想放到天邊去，他想去詢問那暗淡的雲，但雲是輕飄的，輕飄得像他的思想，又像他全沒休息的腳步。「麗達來嗎？」這問題終成一個誑。

他又走到窗邊，一個孤雁正在他頭上叫過，那聲音帶來的全是淒涼。他更悲哀了。他鬆了那抱着胸上的兩手。他招呼道：

「雁子，請告訴我！那兒是我的麗達？」

雁子不答，結果牠只把牠的淒涼留在雲端，這使都納。阿伯拉的心全碎了。

黃海的波濤把海岸吻得緊緊的，都納。阿伯拉將要埋葬在宇宙的靜默中，當他的心的最末一塊碎屑向天空飛舞時，他就輕輕的，默念着麗達喊道：

「饒我！饒我！」

這全是我自己的過錯！」

瑪莎

這半年來，把一顆沉落的心培養在烈火裏，於是我那消逝了的青春，那埋葬了的情緒又再度的復活了。這復活，可不是我的自拔，也不是別人的提攜；這復活，乃是那燃燒着這烈火的那人！

那人就是瑪莎。

瑪莎是上帝給人們留下的奇蹟。如果說這世界上有光，那麼瑪莎就是光中之光；如果說這世界上有熱，那麼瑪莎就是熱上之

熱；如果說這世界上有力，那麼瑪莎就是萬力之王。上帝把一個備有全德的傑作給與世界，這幸福固然是屬於全人類，但也更屬於我，因為我，是直接承受這傑作的人，所以我當感謝上帝，我更當為瑪莎而歌。我也更願意瑪莎永遠燃燒着這烈火，讓我的心永遠熱着，長如天空的星子，永遠閃着牠的光芒。

是一個淡淡的天，楓葉還沒有紅的時候，天空的雁字正陸續的劃過我的心，瑪莎就如一道雨後的虹，飄然的落到我心上了，這意外的恩惠，使我不敢相信那公平的上帝。但誰又敢斷定一個乞丐是永不會得到大量的財富呢？於是我就以誠懇的敬禮，接待

「這不速之客。並且又帶蟋蟀給我奏着歡迎歌：

「露娜維姬，瑪莎！

露娜維姬，瑪莎！

那兒來，那兒來，

那兒是你的家？

「你有達芬的美，

新月作了你的眉，

你眼是天空的星子，

流星

瑪莎

黑夜中的光輝。

「你聲音清脆如泉，
髮似亞波羅的金箭；
也許希臘的藝術家，
曾經塑過你的臉！」

「請你爲我燃起烈火，
不要再唱別離歌，

燒吧，燒吧，你的光；

也許我的心不再沉落！」

我倩蟋蟀爲我奏着這歡迎歌。瑪莎也因我而歡喜。快樂從此就在我面前舒展，悲哀也從此就在我面前收起。我離開了那常被別人非笑的孤獨，我把這可以驕傲人的幸福湧上眉尖。因爲瑪莎已經用烈火燃着我沉落的心了。瑪莎是可愛的，然而上帝也是可愛的，因爲沒有上帝，我將永遠碰不着瑪莎。

這半年來，我固然因瑪莎而生活，但是今晚，我也因瑪莎而煩惱了。因爲彷彿天空中有個啓示，不知是雲的撒謊呢，或是風

的播弄？消息在我心裏告訴我道：

「孩子，你不要輕狂，瑪莎是早屬於別人的了。這半年來的週旋是上帝給你開的玩笑啊！」

「是的，也許。」這驚人的消息有如一個迅雷。「也許瑪莎是早屬於別人的了！」我不得不悲哀。如果這雷真是晴天裏的霹靂，如果這消息像那海洋永不欺騙牠的浪花；那麼，我會料到：我這正在重新滋長着的沉落的心，又將一度的殘破了！

好吧，瑪莎，我就等待着這殘破！

一月，十日，夜。

告訴麗達

今晚，我當着天，當着這明滅的燈火，當着短垣下的樹影，和那掛在天空的一鉤新月與及幾顆可以計數的星子；我要當着這靜靜的，憂鬱的，孤獨的夜，掬出我這脆弱的單純的心，和一串流不盡的，酸辛的眼淚，向你傾吐這久壓着的，難言的積愆。我知道你會爲我的話生氣的，至少，我猜，你也會笑我傻，笑我傻得像一條笨牛。但，這一切的懲罰，於我又有什麼妨害呢？因爲我根本就是一個罪人，一個時代的罪人，一個禮教的罪人。我犯

了彌天的大罪，我犯了不可遮掩的過錯，就爲了是走入了戀愛的道，走入了生命的熔爐。我把一切非笑放在腦後，我將以你的怒惱譏笑，作爲生活的糧食。現在我只覺得我的心裏只有你，就算你給我無限的痛苦，我也把牠當作飴糖食的。唉，麗達，你這爲聽了我的剖白而生氣，而譏笑的臉色與口吻又算得什麼！

好肥，麗達！如果你聽了我的告訴不計較，這固然是萬幸；如果你真的如我所猜想，當你聽了我的告訴後；那就是準備接受了，而且還希望你早點賜與下來！

生命是一條河，青春是八月裏的流星。河裏的水是永遠的後

浪追逐着前浪，而前浪是永不會回顧後浪的。夏夜的流星固然很美，但那一瞬間的光明呵，誰又能確實的把捉得到！但戀愛則不然：牠如風，向四面八方吹；牠如光，向一切黑暗的地方照；牠又如雲，如虹彩，如海裏的波濤；在一瞬間，牠有不息的變換，牠有無窮的起伏。所以因為這樣，在短短的生命裏，在最易逝去的青春中，戀愛就救了社會，救了人，幸福才因此常留在每個男女的臉上和每個愉快的傳奇中。

可是，愛是痴，也是頑固的。牠如月亮追着太陽，永不改變牠的方向：牠如松杉永遠綠著牠的葉。時季的變換，環境的遷移

，反更加顯示了他的忠貞。所以當某一方以他的心獻給新戀的人後，無論對方是怎樣的拒絕也總是無效的。雖然有時候在形式上被屏棄了，但又怎能禁止到他心的渴戀呢！麗達，我就是這樣的戀着你！

是天的啓示，是社會的啓示，是人的啓示；也許更是那鴿的啓示，麗達！我探聽到了。我探聽到你是決不會愛我的！以後我將看到一個有健康的美，有溫柔的心的麗達，會忽然的撒手離開我，把我沉在三千丈的深淵裏，永不顧盼我一次。我想到這裏，人很悲哀；心是在悸動着，血是在澎湃着。我對於失戀的將來

已看得很清楚了！

有人曾說過：「女人如畫眉又如豺狼，當她愛你時，她會用盡她的嬌媚；當她恨你時，她也會用盡她的惡毒。她玩弄男子如難。她把戀愛當着口邊的裝飾，」可是，麗達，你是知道我不會相信這話的，因為這些都是失戀後的男子的偏見。麗達，老實說吧，如果你真的不愛我，你恨我到極點，我也不會罵你半句話，甚至一個字。我。以。你。愛。我。爲。榮。耀，我。以。你。恨。我。爲。應。得。戀。愛。的。代。價，就是痛苦，煩悶，犧牲和滅亡。一個人想在戀愛中求幸福的，那他。就。是。獸。子！因。爲。他。忘。掉。了。戀。愛。的。本。質。是。頑。鐵，越。經。磨。鍊，

越發堅強。真的男子他決不爲了女人的拒絕而放手的。麗達呵，我告訴你，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！

末了，我再掬着心和淚告訴你吧，無論你怎樣拒絕我獻給你的心愛的東西，我仍愛你！無論你怎樣拒絕到我這人，我也仍愛你！因爲我根本就沒想佔有你這人，我完全是爲了你可愛而愛你的，我只希望能作你靈魂上的影子，常遠伴着你的生命，我不願作你裙邊的騎士以誇耀於人羣！這種癡處是庸俗的戀愛者所不能爲，然而我却能夠做到！我却能夠常在無形中低低的讚美你的名我倩燈光把這意思告訴麗達。

西方與東方

我作別了西方來到東方。

西方是我的故居，是我生命的萌芽地。當我第一次認識了這宇宙的時候，就欣賞着那西方的美。那巍峨的高山，我陶醉過；秀麗的大江，我沉迷過。我也聽慣杜鵑叫穿黑夜，我也聽慣啼猿淚濕巫峽。我小小的心，就在這富有古代情緒的環境裏培養起，直到我來到東方，那奇瑰怪麗的光景，那婉轉淒涼的聲音仍跟着我。像一個影子跟着人似的，從不離開一步。

「西方！」我常叫道。在每個晶瑩的月夜裏，我叫道：「我的西方呀！」

雖然，在白天與黑夜，在早晨與黃昏，我也曾暫時忘掉牠。當我忘掉時，我就沉迷在這巧媚溫柔的東方裏了。

東方也是一個古國。這兒有的是永不停止牠的波濤的海，有的是永不息牠的漣漪的湖，有的是孤山的秀媚，有的是黃浦的溫柔，有的是秦淮的豔麗，有的是雁潯的清耀。當我第一次把心投擲到這環境裏時，我不禁驚奇，不禁羨慕，我於是對牠有所依戀了。我就讓我的靈魂，在這兒生長。

無數次的潮水，無數次的風，摧打着我在柔嫩中的生命；我從海裏沒落，又從海裏升起；我從風裏飄散，又從風裏凝結。時代的大輪，不允我有暫時的休息，當每一次季候的變動時，我的思想就在腦子裏打下一個結，有時也成一個疑問。我就這樣的在東方開始了我的生活了。

「東方，我的東方呵！」每當看到遼闊的天海，我總叫了。然而西方，我終於是忘不掉的。因為那兒還有被我眼淚埋葬了的墳墓。那墓上的碑，是我幼時的純潔和天真的熱情所化養的字。那墳上的草，是我的童年給人生遺下的餽禮。這些，在每一

個東方的日夜裏，我總憧憬過。東方，我又把牠忘掉了。可是，現在，這兒雖沒有西方的景色；沒有巍峨的山，秀麗的江，沒有一聲杜鵑的叫聲，沒有啼猿啼，但那已被西方所埋掉了的天真，活潑，大方，聰明，美麗，嫵媚……而這裏却找到了她的影子了。於是我又留戀着東方忘了西方。

近來心是跳動着，爲了那過去的西方，爲了這現在的東方而跳動着。我把每一秒鐘的光陰都浪費在憧憬裏，讓我每一次心的跳動都跟隨着秒針的節奏向前走。如果光陰是會說話的，她當在每一分鐘中間，代我叫上一千次：

「我的過去的西方，我的現在的東方呀！」

一，五，夜。

魂

五一

綢繆

在千萬個夜裏的某一夜裏，那時蘊藏了五千次最甜蜜的，最純潔的，最溫柔的，而終至於是最痛苦的，不可言說的綢繆。

那時的星是晦暗的，那時的月是慘淡的，那時的天空也被死和灰色所籠罩；那時他們的心也罩着一片不可磨滅的悲哀了。

他，他把生命拿來作爲戀愛的孤注。

她，她以熱情贈給他作爲孤注的報償。

他從無數次的甜蜜的吻中嘗到悲慘的酸辛味兒。

她也從無數次的哀訴中聽到死滅的最後的笑聲。

他們都感到上帝把幸福留在人間，又把痛苦留在人間的不當。

夜是沉靜如西湖，他們的血却澎湃如海洋中的波濤。五千次的綢繆，只證實了戀愛是永不破滅的謊，而悲哀却永是穿上她的桃色的衣裳，走到每一個年青人的心裏來。

「妹，移開你的嘴唇罷——這味兒委實太苦了！」他說。

淚從他的眼眶裏流到她的頰上。她那天真無邪的，熱望的眼光，使他不敢正眼去接觸。他早看到一切眼前的安慰，都成了他

將來的悲慘的失望。他很想馬上推開她，忘了她，最好是恨他。但這是做不到的，他實在太愛她了！他一分鐘不見她，他就多增六十度的痛苦。即使她不離開他一分鐘的時光，他也會感到抱得不十分緊的缺憾。像這樣的一個癡情的男子，那能忘掉他所戀的人呢？可是心，的確是悲慘到極點，她在他面前多一秒鐘的存在，他就更多一萬倍的苦惱，理性告訴他說：非離開不可了。所以，他請她移開那吻着他的嘴。他想：「也許會安靜點吧？」然而這思想是多麼的傻，誰能相信一個熱情的女子願意不吻她的愛人呢？她始終是沒聽他的要求，她更吻得他緊了。

「你不要太傷心了！這是很使我難過的！」她輕輕摸着他的頭。輕輕的說。輕輕的把嘴唇移他到的額上。

兩顆心在一處跳動着。

死的夜，灰色的夜，作了他們戀愛的見證。暗淡的星投擲了微弱的光輝。斜掛在天空的月也苦笑了。牠們好像在爲這一對苦戀的人祝福，也像在爲這一對苦戀的人唱着葬歌。他爲這景况更加悲哀了。她也沉浸在愁慘裏。

在千萬個夜裏的這一夜裏。在五千次綢繆中的最末一次綢繆中。愛神於是爲這年青男女唱了一首戀歌：

「這兒是一個奇怪的世界，

這兒有太陽也有冰島。

你們這些年青的男女呀，

你們有快樂也有苦惱！

戀愛本是一幕空幻的劇，

一萬次的吻一萬次笑，

一萬次溫柔繾綣的綢繆；

只留下了青春的記號！

只留下了熱情的波濤！」

一，二五，夜。

淒迷

我恍然如隔世了。

新近茁放嫩芽的楊柳；再度的，由過去的不靜的水中漾起的波紋，由酣睡中醒來的青青的山，半眠狀態的蜿蜒的堤；悠悠的，似在吐她甦醒後第一次的歎息的海；這些都與我生疎，都使我新奇。使我對牠們似是留戀，而又是似迷惘。牠們好像是我在過去所交的知己朋友，而實在又是我從來沒碰見過的，心裏渴想着，但又不願見的許多生客。

一切於我都恍然，世界使我恍然，春使我恍然。人生，人生於我只是一場幻夢罷了。我從過去世界的數十個春天，度到現在世界的這個春天，這當中我是怎樣的度過牠呢？我是用我的翅膀飛嗎？我是用我的手爬嗎？我是用我的腳跑嗎？或者是別人在飛，而我依附在他的身上，就這樣的度過來嗎？我不知道。而且我也從沒想到，我也不願意想到。

我是在朦朧中甦醒，又在朦朧中睡去了。

所謂人生的意義——生，戀愛，死，三者之中我已嘗試了在前兩項。我吸母親的乳，吃父親的飯，吮自己的血，吮人們的

血。我愛女人，我恨女人，以至，我真的愛女人，而又被人愛，這無數的奇奇怪怪的事，是怎樣的變換得很迅速而又渺茫得不可捉摸呀！

過去的數十個春天，何常不像現在的呢。映山紅的嬌豔，蘭的清香，桃花的濃冶，李花的素樸，耕牛的一聲聲的喘息，與及那隨着鋤頭所翻起的一撮一撮的土，那一樣不像現在的，又那一樣是現在所沒有的呢？但這些陳舊的，笨的，使人容易把牠忘掉的东西呵，牠們每一次的滋生，每一次都給了我心中一個新奇的印象了！比如生命是一張白色的畫布，人生是各式各样的圖畫：

當浪漫派在上面畫了一個仙女時，古典主義的色調又塗在側邊了。象徵的，寫實的，未來的線條也加上去了。結果是什麼？不過只使這張白色的布現出許許多多矛盾的筆觸與色彩吧了。誰敢寫上包票，擔保這人生能夠調和？擔保這生命就是一幅傑作所有的畫布麼？

我也曾經想過，我要努力的把過去的畫塗掉，重行畫我所要畫的畫。但當畫筆一拿上手時，又感到那舊畫的色彩是那麽濃，那麽不可磨滅。於是我又頹喪了。於是又在舊畫布上加濃牠的不調和的色彩。

每一個春天，把季節分成兩個世界；每一個春天，也把我的心分成兩個世界。

我雖然照例的在我畫布上亂塗我的畫，但每一次的塗抹，卻不免有所淒迷，有所悵惘，有所恍然。

這一次，又該塗我的畫布了。在形形色色中，我塗上青春的烈焰。然而我又不知不覺的塗上了死亡。是的，我現在除了青春與死亡，還有什麼可塗的呢？因為青春是生在死亡的枝上的，當青春的花正在盛開時，死亡也漸漸的在長了。但牠們的消長並不給我一個明顯的啓示，牠們在甦醒與朦朧的睡去中，變化了，消

沉了，寂滅了。

月亮從窗幃間照進來，那淡黃的光，正同人生的意義的光一樣。那側面很微弱的是「生」，那正面的很光耀的是「戀愛」，那末一段簡直使人分不出是黑暗或是光明的，這就是「死」。

我感到死已踐踏着，雖然我方走上戀愛的路，這薔薇的階上。

西城月

月光照西上城，淡黃的天野圍着我的週遭。我在廢墟中踽踽的走着。

我忘記了這是深夜或拂曉的殘星。

露珠一顆顆的向我腳下滑過，輕輕的吐出一聲聲歎息，像是對我譏諷，又像是向我驚訝。我不知道，我為什麼走上這茫茫的旅途，這計數不清的愁與愛與憎的灰色的生的軌道？無論在每一個清朝，每一個黃昏，每一個狂風暴雨的山頭與及每一個殘葉落花

的水濱，我只是在這生的旅程中進行。我想完成這最後的步武，看牠跨到那一個地方，留下了牠的痕跡在那一個時間裏，直到現在走上這西城。這一個古戰場的廢墟，這一個被血與力，愛與恨染透了的舊堡壘呵，難道我將停止我的進行在這衰頹的身上嗎？

今晚，月亮晶瑩如玉，照上我的樓頭。慘白的光，穿過我的窗紗，穿過我的帳帷，穿過我的心；於是我爲夜色而有所怔忡了。於是我從床上爬了起來，輕輕的，輕輕的，不敢驚動我正在沉睡的妻。

窗外是一片靜！風靜，水靜，虫聲靜。『呵，你浩渺的太空

，你優柔的月呵！我不要再處於斗室之中了，我要接近你！接近你！請等着吧，讓我走到你的腳邊！』我被窄窄的小巷吞進，又被窄窄的小巷吐出了。當月光落在我底頭髮上時，我是已經到了這夠人難過的西城。

月亮留在古舊的城垛上，淡黃的天野由四方合攏來，我覺到我要被牠們溶化了。唉，那死寂的色彩與輪廓喲，不是悲哀，不是快樂，不是生，不是死，不是創造與滅亡，也不是淒迷與甦醒。全是平淡，平淡——全是空呵！

我老是在廢墟中踽踽的走着，茫然的，茫然的踐踏着被我忽

視了的無數的草尖。全不思想，全不記憶。我讓生命留在草尖上，讓青春留在那已開的夜合花上。我老是踽踽的走着。

忽然一個閃電似的幻想掠過我的腦裏！我想追問那千百年前戰死的尸骸。什麼是生的意義，什麼是死的悲哀？這愛與愁與憎所組成的灰色的生的軌道究竟有多長？多醜陋還是多美？但沒有一個戰士能夠告訴我，他們也如我一樣，不知其所以生，也不知其所以死。這茫茫的旅程是夠我們走，也要我們走！我又想問道從城壕上移動着的月光，但牠也不能回答。在千百年前，牠照着戰場上戰士的血變成碧綠，在千百年後，牠也許照着我的骨骸化

成清風。牠永遠照着人間，牠永遠看着人們在生死的焦點上起落。

我不能再想了。世間於我無分，生，在我心裏有了隔膜。似乎我能了解的，還是那晚來的月光與拂曉的殘星。牠們不引誘我，不勸告我，不威嚇我，不同情我，牠們只是盡他們的本分，陪我從深夜等到天亮，從第一次呼吸到最末一次。在這靜靜的西城，在這浩渺的天空，在這茫茫的生的意志裏，我又怎能不望着星，望着月，望着這慘白的光，一分一分的，在一切生物與無生物物的頭上削過！……

有兩匹流螢帶我歸家，月光落在我的背上，當我踏進了那來時的窄窄的小巷。

妻的臉映在月光中，如玉，如大理石。這逗人愛戀的面龐呀，我將予以深深的一吻了！但我不願悲哀落在她的心坎裏，終於輕輕的，輕輕的睡在床上。妻的鼾聲拍着我悵然的節奏。

鄉愁

燈光從淡藍的紙上射下來，落在我緋紅色的檯面上，這慘淡的，憂鬱的光呀，我心在因你而怔忡了。

一切不容我回憶，一切不容我懺悔。在這短短的生命中，憂鬱拉我陷落，希望又重新把我救起來；時間的變換，空間的遷移，在平時，我早已了然這慣常的飄泊的生活了。

我知道我自己只是一個駱駝，孤獨的，走上我沙漠的路，無論日與夜，風與沙，水草與荒漠，在每個情況下，我都在走着，

走着。無目的，也無企圖。在我的行程中，也並沒想到或許有人來踐踏我在沙漠上所留下的足跡，也並不希求有一次意外的風來淹沒這深深的記號，我的記號，那茫然與爽然所刻劃的紋路。我只是走，走——無意識的走了，也許會無意識的停下呵！但誰能給我一次安閒的時間，使能寬裕的想到這些呢？

年來的生活，使我夠愁苦，也夠悲傷了：在人羣中，我曾披上縞衣，作過虛偽的說教者，也曾燃着火把，向黑暗中去找所謂的「光明」。但我從沒得到什麼——甚至連露珠也欺騙了我了！牠在每一次晨曦中閃耀，然而也在每一次晨曦中消滅了。世間

有的是欺騙，有的是幻與化。露珠算得什麼，這不過是一個膚淺的象徵而已。我並不因牠而更感到悲哀。蠢蠢的，我仍然爲着生活而生活着！

一切我都不回憶，一切我都不懺悔，但這小小的心情喲，終於使我望着白髮蒼然的父親了！他給我生命，給我智慧，給我許多布爾喬亞的典型，與許多近於羅曼斯的家風；使我把足跡留在每一個萍似的異地上，爲着固有的範疇而奮鬥。……然而他究竟是可愛的呵，感謝他給我這軟弱的生命！他吩咐揚子江的水流，帶我到這海濱，他又吩咐時代的風，吹我向天空中飛。然而他

自己却一天一天的向衰老中沉落，向淒涼中侵襲。雖然近來我是沒看到他，諒他額上的皺紋已被不幸刻劃得很深了吧。

呵，父親，你能把我兒時曾遊過的太白山寄給我嗎？你能把我曾經流連過的流杯池寄給我嗎？你能把翠屏山上的那棵古樹寄給我嗎？還有，還有，你能把你慈祥的笑也寄給我嗎？浩浩的揚子江和巍巍的巫峽已把離別的牆築高了！

聽說故鄉已被腥風臘雨籠罩着了。父親，我知道在你的額角上，定會重新劃上一些希罕的世故吧。我知道你老是憂鬱的，你常常想着衰頹的門楣，也常常想着墮落的遊子。呵，你蕭條的心啦

異地也有老人，也有如故鄉那樣美麗的山水，除了方言與習慣而外，一切人也如故鄉的。然而這些於我有什麼呢？我需要的却是一個慈祥的微笑，與一句痛愛的責罵！

「萬里有家留百越，

十年無路到三秦。」

這心情多夠人難過呵！

如果祈禱能如願以償的話，我祝燈光能帶我的思念到你的身邊來！我祝翠屏山上的那棵古桐移到我的眼前！

六，二九，夜。

邦
愁

古
國

流星

——湖上傳奇之一——

八月裏的流星，是天貓的眼睛，一瞬間的閃灼，給了我一瞬間的光明。

這光明，並不燦爛，像森林裏的篝火，像墓道裏的神燈——我失去的，小小的天真的心。

夜是這樣的夜，天上的銀河嵌着星星，像白孔雀的尾巴。翠屏山起伏着的影子，什麼都不像，正像一疋絕塵飛奔的怒馬。說

到馬，我家就住在這馬鞍上；我們騎着馬追着太陽從西方沒落，又騎着馬跟着太陽從東方起來。宇宙的光，是這樣迴轉不息；我們的馬，也從沒停止過牠永恆的馳驅，直到這一夜，這一個值得紀念的夜裏。

如果有人說：冬天是萬古不滅的古潭；那麼，八月就是永世不熄的火山，然而這八月的烈火燭，却常常燃着我孤獨的，寂寞的心。

娥是年青的姑娘，我也是未成年的孩子。我們騎在馬鞍上，當着這靜靜的夜，甜甜的夜，嫵媚的夜，數着天上的星星，數着

星星下面的雲影，數着雲影裏的櫓聲。

「一顆星，兩顆星，三顆星，四顆星，五顆星，六顆星……」

「六顆星下面有三朵雲影——是妹妹的背影……」

「不，六顆星裏有幾縷櫓聲……」

「那是妹妹的歌聲——」

「這是狗嘴裏的罵人聲！」

我臉上泛出兩朵紅雲，她是氣了。

我不敢回答，我早停止了舌頭的嘴，我已變成了呆笨的蛙。

「妹妹，你聽我癩頭貓的叫聲！饒了我吧！我把話說錯了！」

點點。」

『誰和你胡纏！不要臉的短命鬼，不識抬舉的小精靈！』

『不，我不要短命，妹妹，我要陪伴你永遠數着天上的星星。』

『我不愛星星——』

『那麼你愛雲影？不是？是愛江上的櫓聲？』

『我愛媽媽佛堂裏的小小的琉璃燈。』

（天空中掠過一隻夜鶯，風聲穿出了翠屏山上的松林，風尾帶走了妹妹話後的聲音。）

『不，妹妹，你不要愛那個，那是死人用的。難道你不要愛』

天上飛舞的白鶴？難道你不愛會唱歌的畫眉？」

「我不愛那些，畫眉是專會促弄的小鬼，白鶴是仙姑的妹妹。」

「難道你不愛錦雞？還有那最美麗的孔雀？」

「不，那些都是好吃懶做的傢伙。」

「這些你都不愛，那麼你究竟愛什麼？」

「我，我愛海螺，那吹得響的海螺。」

「好！我陪你去尋海螺，那黃海中快樂的海螺。」

「誰要你奉承！——你看，喏！那天上的流星！」

「哦！那裏？這一瞬間就消失了的光明。」

「喏！快，快看這第二顆美麗的流星！」

「哈哈！真美麗的流星！」

「哥哥。人們說這天神在眨眼睛，你猜？」

「我說：這是大星星生產小星星，可真？」

「不，不是小星星，是天神在眨眼睛。」

「不，不是天神在眨眼睛，是妹妹的大眼睛。」

「你又說怪話了，我投訴媽！」

「媽媽也說過這話。」

『媽媽是大人，大人愛逗小孩子玩的。』

『哥比你大，哥就是大人，哥的話是真的。』

『不管是真的或是玩的，我總沒有那麼美麗的眼睛。』

『那麼，就是妹妹走路時的背影。』

『我更沒有那那輕快的腰身。』

『那就是妹妹的小小的靈魂。』

『鬼的靈魂！』

她顯然爲我的話又氣了。她不做聲，呆呆的像一尊白玉觀

音。

『好妹妹，那是象徵你的天真，剛才的話，是哥哥說的太蠢。』我承認我自己說話太笨。我太不聰明了。

『誰和你調皮！難怪媽說你是小妖精！』

月亮早從馬頭上照過來，正像一盞灰白的燈球，夜更靜了，沉沉的像人定的老僧，像酣睡的獅子，像熟透了的大倭瓜。濃重的露，微微的風，輕吟的虫聲，給我們帶來了疲倦，也帶來我永遠醫不好的創痕，當母親正在要我們去睡時，一羣惡魔就毀壞了我們馬鞍上的安樂窠。命運叫我們母子兄妹們分離，我們都墮落在不可找尋的馬蹄下。

於是我從那夜起，就作了永遠的孤獨人。於是我就負着一顆悽愴的心，向着不知所之的路上，去尋找我的慈母和那一對，可愛的，像流星樣的大眼睛。

我是這樣的踏上人生的旅途！我肩着仁義與慈愛，我肩着同情與和平，我肩着馬足追不上的，太陽的光輝，我肩着永恆萬古的，火山口的熔岩——我要尋找那失去了的流星，我一無罣礙的，開始了我生命的旅程。

我乘着秋天的白雲，探到西天的樂國，我問：

「誰是慈悲善良的人？誰人身上担着同情？誰了解孤獨是最

難償還的淒清？誰知道那翠屏山上的流星？」

我反覆的在人羣中間，但得到的答語是：

「告訴你，告訴你悲苦的人？我們這兒從沒有過美麗的流星。什麼是孤獨，什麼是同情，我們也從不過問。我們有的是：從不敢違抗的，柔順與忠貞結合的幽恨。要是你問李夫人，你問王昭君，你問香妃，你問顧太清；這個我可能告訴你那兒是她們的蹤影。然而，你却問的是流星！誰是流星？我的悲苦的，旅行的人！」

唉，在西方我找不着那一對大眼睛，當菊花埋了她的輕顰，

寒風帶來了陰森的時候，我又踏上嚴冬的堅冰，探到北極的大荒。
我仍照樣的在人羣中間，但得到的答語是：

『告訴你，告訴你悲苦的人！我們這兒從沒有過美麗的流星。
什麼是孤獨，什麼是同情，我們也從不知道；我們只曉得什麼
是忠臣孝子的風標。要是你問王祥，你問牧羊人；那我可指示你
那北海岸上，數千年遺留下來的光榮。然而，你却問的是流星！
誰是流星？告訴我，我的悲苦的，旅行的人！』

半年的追尋，仍沒打破我金光似的希望，我又乘着桃花開放
時候的清風，飛到蓬萊島上。我仍是毫不吝嗇的在人羣中間：

『慈悲的，慈悲的善良的人！誰給我一點同情？誰了解孤獨是最難償還的淒涼？誰知道那翠屏山上的流星？』

但得到的答語是：

『告訴你，告訴你無用的人！我們這兒從沒有過美麗的流星，我們不知道孤獨也不要同情，我們只曉得人生只有愛和憎。要是你問趙飛燕，你問楊太真，你問蘇小小，你問卓文君；這我可以告訴你那地下的遺痕。……然而，你却問的是流星！誰是流星？告訴我，我的悲苦的，旅行的人！』

又是一個破滅，在這過去的春天！失去的那一對大眼睛啊？

終於不見。這樣，我又怎能怪榴花，榴花帶來的這個初夏！我只
有繼續的找尋，於是我每夜留心着天上的星星。

六月裏的星星，像是青青的胡椒，嬌小而暗淡的光喲，那裏
會找出娥的一根眉毛！

我又細看七月裏的星星，七月裏的星星，像是半熟的桃子，
臃腫而惹眼的光喲，那裏像娥眉心的那一顆痣！

到了八月，八月的星星，像熟透了的櫻桃，嫵媚而又娉婷，
溫柔而又輕盈，真像少女的眼睛！然而那失去了的，翠屏山上的
流星呀，終於再看不到她那一瞬间的閃灼，一瞬间的光明！

我在人生的旅途上，艱辛的追尋了十八年。不管天南與地北，不管春夏和秋冬，不管荊棘與榛樞，不管山澤與湖沼，我都找遍了。我找衰了我的青春，我找忘了我的同情，我找穿了仁義與慈愛，我也找滅了永恆不破的和平。而今我只有披散兩鬢的長髮，長埋在這西湖的古寺，我將永遠閉着我的眼睛，不再忍心看別個大眼睛的女孩子！

「滅了吧，孤獨的人！——」

滅了吧，那一對大眼睛！

滅了吧，八月裏的流星！



流星

然而，然而，你要存在啊，

我們古國的文明！

我們古國的文明存在啊，

存在啊，我們古國的文明！」

——二十年秋。

西風

譯 John, Masefield

這溫馨的西風，這充滿了鳥唱的西風；
當我聽到他來時，淚就盈滿了我的眼中。
他來自西方的大陸，那古老的叢山間，
西風就從那兒帶來了四月裏的水仙。

西方多美麗呵，當我心疲乏了的時候；
蘋果樹在那兒開花，空氣也香甜如酒。

那兒有供人安息的冷翡翠色的草茵，
也有從巢裏飄浮出來的畫眉的歌聲。

「歸麼歸麼，兄弟？這已是久遠的別離了，
這白的浪花，這良晨，這四月裏的春宵；
這融融的太陽，兄弟呵，還有細雨霏霏——
歸麼歸麼，兄弟，難道你永遠不再歸回？」

「稻苗已經綠了，兄弟，野兔也滿山亂奔，

還有那溫和的雨與太陽，藍天和白雲。
這就是給人靈魂的歌，給人理智的火，
聽喲，兄弟，那蜜蜂也在唱春天的快樂。

「雲鵲也在西方唱了，兄弟，在那麥穗間，
歸麼歸麼，兄弟，全不注意你脚的疲倦？
睡吧，兄弟呀，我有能醫你心傷的香膏，」
溫馨的充滿了鳥唱的西風這樣叫道。

這是西去的光明的路，就是我當走到
那有冷綠的草，有紫羅蘭，也有畫眉鳥
的歌聲，有使人心身安息的幽溪的路，
呵，這美麗的西方，這西方是我的樂土。

海愁

九四

海 愁

譯 John Masefield 詩

我要再度的泛海去，去到那寂寞的海，幽靜的天，
我只希望有一隻大船和一顆星星駕駛她向前，
舵輪的跳躍，風的嘯，以及乳白色的帆面的抖蕩，
灰色的霧籠罩着海面，也有灰色的破曉的曙光。

我要再度的泛海去，爲了那奔騰的潮水的招呼，
爲了那狂熱的，純潔的不可拒絕的，潮水的招呼；

我只希望有一個起風的天，天上有流動的白雲；
還要有浪花的飛舞，泡沫的吹濺，和海鷗的歌聲。

我要再度的泛海去，去過那飄泊的，放浪的生活，
海鷗似的，鯨魚似的，假若這風像是快利的兵戈；
我只希望有一個像飄泊的人那樣美麗的傳奇，
有一回安靜的睡眠，一次甜蜜的夢，在我浮世裏。

阿馬法晚唱

九六

阿馬法晚唱

譯 Sara Tesdale 詩

我問星空，

我應給愛什麼呢，——

他回答我一個沉默，

空虛的沉默。

我問碧海，

漁人那裏去了呢——

他回答我一個沉默，

幽深的沉默。

呵，我只能給他眼淚

或者是一首歌了——

但，我將怎樣給沉默呢，

在我這全生命當中？

流星

九七

蒲魯士的軍歌

譯 Robert Bruns

受過瓦郎士血的洗禮的蘇格蘭人呵，
在蒲魯士時常領導之下的蘇格蘭人呵，
塗血的床在歡迎着你們了，

也許勝利正在等着！

現在就是那日子了，現在就是那時候了，
看那被陰沉的戰雲所罩着的前線呀；

看那接近着山橫暴的愛德華的軍勢呀——

桎梏與奴隸的色彩！

誰願意做個叛逆的奴隸呢？

誰能填平這懦怯的墳墓呢？

誰在建築奴隸的基礎呢？

讓他反抗而逃亡吧！

爲了蘇格蘭的國王與法律，

流星

自由的寶劍霍然的跳出鞘了，

自由人起來呢還是自由人倒下呀，

讓他向前來跟着我！

受了壓迫的痛苦與憂傷的人們喲！

被奴隸的桎梏所束縛着的你們的子孫喲！

我們要竭盡我們的最熱沈的心力，

使他們都得解放呀！

打倒這橫暴的掠奪者呵！

專制要在我們同仇的氣焰中銷滅了！

自由要在我們最後的一呼吸中得到了！

讓我們奮鬥呢——或者死啦！

蒲魯士的軍歌是彭士生平的傑作之一，無論在詩的形式與實質上都當不朽。人們若讀過拜倫的哀希臘而不讀這首軍歌，那定會歉然於心的吧？

這詩的背景是：在一三〇四年，英王愛德華第一，處死蘇格

蘭愛國英雄瓦郎士，後十年蘇格蘭又一愛國者蒲魯士，統率軍隊與英王愛德華第二戰於班落克堡，打敗英人，軍歌就是根據這故事而作的。

我花了一天半功夫譯這詩，用盡了許多方式，總不能把原作的激昂慷慨的吼聲表現出來。現在發表的雖是比較可看的譯文，但詞句已比原作囁嚅的多了。

爲了譯這詩，我又想到中國的現代詩人了：在我們小小的安樂窩中，埋葬了時代的強暴的呼聲；埋葬了民族的嚴重的呻吟；也埋葬了我們僅有的一點呼息了。每次無聊的把話寫在紙上，把

字印在書上，這就是中國現代詩人永久的工作麼？

在中國現代詩人中，是否有拜倫其人，或彭士其人呢？現在我們只好疑問着，雖然國難已經夠多了。

呵船長我的船長

譯 Walt Whitman 詩

呵，船長！我的船長！我們恐怖的遠行是完成了；

這一隻在每次危險中逃出來的船，我們嘗試的錦標奪到了；
岸是近了，我聽到鈴聲在響，與人們的狂歡的聲音在叫了，
人們都在注視着這牢固的船，這莊嚴與勇敢的船：

但是，呵，心啦！心啦！心啦！

你不要離開這小小的地方吧，

就是我的船長所睡的那甲板上，

毀滅，冷酷；和死亡。

呵，船長！我的船長！起來聽這響着的鈴聲呀；

起來呀——旌旗在因你而舞了——號聲也因你而顫抖了；

爲了你，他們獻上那美麗的花環——海岸也因你而擠擁來了；

他們在呼喚着你了，騷動着的人羣呵，他們緊張的臉在變色

了；

呵，船長！我們親愛的父親呀！

我放這隻手在你身體下面；

在這甲板上所有的許多夢幻呵，

流星

你已經毀滅，冷酷，和死亡。

我的船長不能回答了，他的嘴唇灰白而且安靜；

我的父親不能感觸到我的手了，他沒有脈搏與願望；

但是這船呀，這船是平安的靠岸了，牠的旅程是完成了；

從那恐怖的遠行中，這勝利的船，是獲到牠的目的了；

狂歡吧，呵，海岸呀，響吧，呵，鈴聲呀！

但是我喲，我只沉默的走上去，

走到我的船長所睡的那地方，

毀滅，冷酷，和死亡。

（附註：這詩是惠特曼因美國國父林肯 Lincoln 之死而作）

娜 嬭

娜嬭是美麗的，天真的，大方的；

（最美麗的，那要算她的眼睛。）

娜嬭的心也是很活躍的，很忠實的。

娜嬭的確是一個最典型的現代的女子！

她用歡樂和康健來建築了自己的生活，

雖然有時她也曾爲了人生而悲哀，

有時那像明珠的淚會如泉湧出；

但這與她，與人又有什麼妨礙？

上帝留給我們人類的寶貝，

不就是這僅有的少女的哭泣嗎？

（如果有人承認生命中還有力，

那我將宣誓道：娜拉的眼淚就是力！）

所以我看到哭泣中的娜拉，

是更美麗的，更天真的，更大方的。

她的心也依然是活躍的，忠實的，

她的眼淚反給她裝上少女的尊嚴，

她的眼淚反給我加上生命的力了！

所以我愛笑裏的少女，

更愛哭泣中的娜嬭。

可是我不願娜嬭常常哭泣，

更不願娜嬭爲我而哭泣；

因爲哭泣究竟是不愉快的事呵！

二一，一，十八，夜。

殘燭

殘燭

我疲倦了，斟上一杯

苦茶，默默的望着她。

蝙蝠在屋簷下垂淚，

蚯蚓各走回了老家。

月亮從窗簾上降落，

我抱着她說道：「我要……」

她不答話，她只是躲；
她只是在風裏輕搖！

流星

一一一

夏
夜

夏 夜（西湖）

夏夜像一瓶濃酒，

星是晶瑩的酒花；

月亮作牠的商標——

橫畫過幾行飛鴉。

我愛沉醉的夏夜，

也愛迷人的悵惘；

灰的天，灰的湖水，
遠寺的一陣鐘響！

淒涼落在我心頭，

現實的一場幻化——

遙望西方的霞輝，

我追上，我又退下！

二一、六、一〇。

流星

二一

夏
夜

二四

主婦

近來，我住在朋友家裏，生活非常的安適。雖然我已是八年沒有回家，常常在寂寞無聊的時候，幻想着家庭的快樂。但現在在這裏，已很能夠滿足我這願望了。主人夫婦非特把我當一個珍貴的客款待，並且也把我當着他們的親兄弟一樣照顧。他們對我不虛偽，不煩怨，只是一味的誠實。誠實的顧念到我的生活。誠實的顧念到我的精神。

主人是我多年的同學，是一個健壯，豪爽，而又富於政治生

活的青年。主婦是一個藝術家，是溫柔的，熱情的，耐勞的，現代風格的女子。他們結婚才不久。但他們的愛情是有好幾年的歷史的。在戀愛中，他們彼此從沒有一點嫌怨，老是快樂的生活着。這不知羨煞了好多和他們認識的朋友！朋友們常常把這一對愛人，拿來作爲自己選擇對方的標準。就是已經有未婚的「他」或是「她」的，也是常愛拿自己戀愛的生活，去比較他們；但結果總是自己這方面，使人不滿意的多。甚至有時候還疑心別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，是理想的。

朋友中一談到戀愛，就總有人會說：「他們真幸福！」或者

說：『二姐真好！』

『二姐』就是我們常常稱呼現在這位主婦的名詞。因為他是行二，我的朋友，又在一切朋友中，年紀算比較的大些。並且她對人總是誠實，和藹，固然我們一方面是因為這年長的朋友的關係，但主要的，還是因為她的誠實與和藹，使我們不得不敬重她，叫她『二姐』。

二姐是一個上等家庭的女子，她父親是革命的元勳。可惜他是早死了。他沒有親自養育過他的女兒，他沒給他的女兒留下一點父子間的幸福。因此二姐幼年的生活，是非常不幸的。並且在

這不幸的生活中，她還要管教自己的三妹。料理瑣屑的家務，那更不要說了。現在二姐作了主婦，天天忙來忙去的，有條不亂的處置事情，也許這種經歷就是她幼時學到的。

我先不已經說過嗎？我的朋友是健壯而又豪爽的，所謂豪爽的人，大概都有點牛性子的，都免不了暴躁的。他有時候因為一點點小事，脾氣發了，任性的鬧一陣。在這種關頭，二姐是從不和他鬥氣的。她總是忍讓，一味的忍讓，直到他心平氣和了，才慢慢的勸他，慰解他。從他們定婚到結婚後的現在，朋友的毛中性子改變得很多了。我現在在他們家裏已經住了一個月，還必

有發現朋友發過一次脾氣，可知溫柔的，熱情的二姐早已感化了他了。

我是因爲生活的壓榨和精神的苦悶才到朋友家裏來住的。我一到了這裏，就看到二姐成天成夜的忙，有時簡直忙得沒有一刻兒的休息時間。但她在這種繁重的生活情形之下，從沒有向人露過一句怨言或表示一種厭惡的神氣。

住在他們家裏的，除了我這不速之客外，還有二姐的三妹和她的妹婿。三妹最近病了，而且是危險的盲腸炎，爲這病，二姐好像是自己在患着樣，連忙給三妹找醫生，住醫院，直到醫生說

道不很妨事的，她才稍稍的放了心。那幾天，天氣非常的熱，二姐也不怕，她每間一天，就要到醫院去看一次三妹，要一直陪到三妹玩到天晚了才回家。有一次二姐去看三妹回來了，她給我談談醫院的情形，她說：醫生問她知不知道郭沫若，她就答，郭沫若是我們的同鄉。於是醫生很高興的說道：『我是和郭沫若同班學醫的呢！』二姐邊述這個故事邊笑，我猜這一定是三妹的病快好了，不然，她今天不會這樣快樂的。

果然，不久三妹就出了醫院了，但病還須得調理，看護的責任，於是就該二姐和她的妹婿。她給她料理藥，料理飲食。她每

天總是想法使病人安心，她時時刻刻總是希望三妹的病馬上好。我想，要是病能夠分給別人患的話，二姐她一定會替三妹分擔一半的。

今晚上，大家吃過飯，都在塔前乘涼，二姐也服侍過了病人，很疲倦的躺在睡椅上休息。朋友和我也在一起談天。忽然，不知是什麼地方送來的念佛聲，好久好久，老是那麼淒涼的，悲慘的，熱望的唱着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本來我們的心是很煩躁的，但一注意到這神秘的佛號，就不期然的平靜了。末了，二姐說：「真討厭！老是那麼阿彌陀佛的！」

主婦

三三

朋友不說話。

我默然。

我在想：要是天上果真有神，我願他保佑這世上最誠實，最和藹，最熱情的人！

我爲二姐祝福，我爲他們夫婦祝福，我更爲二妹祝福，不要再病使二姐焦急了！

八，十三。夜，十時，山上

蘆花蕩裏

天氣到了深秋，年青人的難過處都在這時候顯示出來了。這時候，就像是年青人的生命力的熔爐，一切過去的污穢的渣滓，和將來的精緻的希望，都要在這秋天的宇宙的火燄裏，一方面被淘汰淨盡，另一方面就被鍛鍊成功。年青人是不知道虛偽與社會上的一切勾心鬥角的事的。他們只是一團烈火，熊熊的向上燃燒，向四方展開。第一個美麗的夢，成了過去的陳跡了。第二個更美麗的就繼着那陳跡突然開拓，有時甚至成爲奇蹟，一個不可思

議的奇蹟。尤其在這將要逝去的秋天，奇蹟的來到是較任何季節還要神妙的。

今天我和幾位小朋友去遊西溪。人只是五個，而五個之中，要算我年齡最大，於是我就作了這個小小集團的領袖。我們任意的談天，任意的述說自己的心事。我們似乎是故意的把我們生命的力，投在這個宇宙的熔爐裏。讓牠着着實實的鍛鍊一下。這個秋的美麗的夢，我們都認為這是突變的奇蹟。

我們在松木場雇了一隻篷船。船家是夫婦兩人和他們的大小三個孩子。沿着那彎曲的小溪，船身是像鴨子樣在向前進行了。

兩岸上紅的楓葉，青黃的草，半老的桑樹，都在西風裏戰慄着。

船到秋雪庵，我們所預備的點心都吃光了，當船頭正碰到岸邊時，我們早一個箭步跳到石階上了。庵門上有四五位男女騷客者流，正在用望遠鏡窺視庵前的蘆花。『呀，可真是像雪！』我們被這『人籟』觸動了，於是就怒馬似的也跑上了那條走廊。在未看蘆花之先，我們的眼光，都先向右去打量了一下那位女詩人，我們沒有說什麼，早下意識的望到前面的蘆花了。

我們本想多看一會兒，但和尚已把茶點搬在桌子上了，口口聲聲的請我們喝茶，我們就不耐煩的走了。這固然是爲了出不起

茶錢，然而叫我們斯斯文文的坐在桌子上『品茗』，這個我們可過不慣。當我們離了庵，坐在一個橋上，吃我們唯一無二的最後一只麵包時，和尚就把他請我們喝而我們不喝的茶，當着我們的而從走廊上傾下。好像我們今天給他的晦氣，他就由這一『傾』之間報復了。這事，我想一位民俗學家，定會分析這種禁忌的。

麵包吃完後，我們又坐船到交蘆庵。在船上我們採了許多蘆花。我說：『我們每人拿一點回去送朋友。』說到送朋友，大家對於處置這蘆花就有了一點小小的爭執。結果還是照各人的需要分派。也有拿得多的，也有拿得少的。我是只檢了兩三枝，作為

紀念，船到交蘆庵，我們進去看了一下，也沒有什麼好玩的；當和尚正預備『請喝茶』時，我們就出來了，還好，這次我們沒遭和尚的白眼。

交蘆庵前有一個很圓的土堤，牠把西溪的水分成兩面，大略堤內是私人的水塘，堤外是公有的溪水吧。堤上有成林的桑樹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野草。那裏似乎是很有趣的，於是我就提議去玩，大家贊成了，我們就向桑林裏鑽。林是很矮的，人要俯着身才能走過。我們五人中，矮的佔了便宜，高的就不免吃虧點。高的看到矮的很方便的向前跑，就嫉妒似的在後面叫。我說：

「朋友們，這是『適者生存』的道理，在某種環境裏，宜於這類人就不能宜於那種人的，叫喊有什麼用？」於是高的就笑了。這當中，走到前面的矮的忽然叫了起來，說是前面的堤斷了，中間隔了四尺多寬的水，過不去。直到大家都到了時，商量的結果，我們還是用跳遠的方法，陸續的跳過去。好在我們平時都愛運動，對於這一道的技術還不欠缺。於是『砰砰』的大家都登了『彼岸』。

堤上我們採了一些野花。最使我滿意的是：一串紅豔的，像珍珠大小的果子，十多片不知叫什麼名字的紅葉，兩三枝帶藍色

的，像銅元大小的野花，和兩枝曲折的紅的枝幹，長着盤曲的紅的葉子的藤，那樣子真像美麗的珊瑚。我把採來的這些和原有的蘆花束在一起，預備帶回來送朋友。我心裏在計算着這點些微的野花，應當怎樣分配：靜一枝，秋一枝，羅一枝，雲一枝，還有還有！這樣送下去，那這一點點花就沒法分配了，末了我想還是送一個比較最高興的人好。但是什麼人使我最高興呢？朋友是一樣的……管他呢，帶回去再說吧！

跋朝露畫集

很無意識的和藝茵先生同了一年事。在這一年中，我們見面的機會雖然多，但人類的隔膜是不會因此而進於了解的。

我們同是爲了口體的饑寒關係，賣去我們僅有的一點點青春；我們也因了這不容易把捉的光陰，而企圖在這困頓當中，把捉住一點影子。至於這是否值得流連的影子，我們是全沒顧到的。每一篇文章與及每一幅畫，誰敢斷定那當中沒有我們的生命在活躍着呢，雖然這都是些淡淡的影子。

時代是一個極大的鎔爐，牠可以把人類造成許多不同型式的模樣。我們是已經被牠改變過的了，將來牠再把我們改變成什麼樣子，誰能寫包票說；「我能預知」呢！爲了要把過去的生活留下一鱗片爪，這就是我勸燕茵先生出版他畫集的理由。

「我們去享受好的世界呢？」

「我們去造就好的世界呢？」

這疑問常是盤踞在一般年青人的心裏。游移與卑怯的結果，就早

已忘棄了將來了。事實回答我們：

「安於現實！安於現實！」

我們終於沿着這傳統的，牢獄的迴廊兜圈子。在這樣矛盾的意識下，出版一個集子，也算值得慶幸的事呵！

去年的某一天，在朋友處看到一幅皮亞芝萊風的黑白畫；過後問朋友，才知道這是藝菌先生的作品。所謂藝菌者，就是那已經和我同事了三月，埋頭做着機械似的工作的小高個兒。以後我們漸漸認識了，我們談天了，我們說笑了；然而他究竟是怎樣一

個人呢，我還是不大知道。說他是畫家吧，他每天並沒有像那些打着大黑領結，蓄着長頭髮，拿起畫筆時而需要兩三個茶房服侍的藝術家們。說他是革命家或者文學家吧，他也沒有在雜誌上露過頭角，或是喊兩句：「打倒」與「擁護」。他究竟是什麼呢，我不知道！我第一次看見他是沉默，第二次見他也是沉默，第三次以至無數次，他都是沉默。這是社會遺棄他呢，還是他遺棄社會呀？這麼一個使人難解的，刁鑽古怪的人！

日子久了，他這不能夠登太雅之堂的小玩意兒——黑白畫，我也看得多了。於是我漸漸的在心裏猜想道：他或許是這一種人

吧？一個無名的十字街頭的畫者吧？一個民衆的畫師！是的，也許他真是這一種人，是這麼一種不能走入象牙之塔的藝術中的病菌！

說到藝術，我是門外漢，當然對於藝菌先生的畫不敢亂下批評。而且所謂批評，也不過是些「吹毛求疵」或「阿諛逢迎」的工作，這既不能有益於作者，也許更會給讀者一個壞的印象。老實說：藝術或文學的本身就是批評，價值的高下應當由作品自己決定的；聰明的讀者也當然能夠由主觀的或客觀的立場而認識清

楚。牠。這無須乎所謂批評。

就以此獻給讀者和作者，不敢稱「跋」。

一九三二，七，三。

德謨克拉西在難中

德謨克拉西先生坐在西方的「洋樓」裏，吩咐僕人把黑漆皮鞋重新打上油，擦得亮亮的，把禮帽上的灰刷掉，把禮服熨平，線條一定要非常的正確，把白的手套重新漂白，把手杖的柄揩拭乾淨，因為他正興高彩烈的要到東方來；據說東方是一塊荒蕪的原野，他要到這兒來創造事業，他要把他留在西方的成績再留在東方。

一切都如他的願，德謨克拉西先生是到了東方。

「呀！這是多麼荒涼的一塊原野啊！」他吃驚的叫了。

東方可真如人們的傳說一樣，有的是毒蛇，有的是魔鬼，有的是猛獸和一切專門舔血的狗，醜惡與黑暗整個兒的籠罩着這裏，光明與美完全找不到一絲痕跡。德謨克拉西先生起初是不相信這兒有這麼壞的，但現在，耳所聽，目所見，鼻所嗅的，都不得不使他信了。所以他就驚叫起來。

但叫喚有什麼用呢！德謨克拉西先生是要來建設這個東方，是要來創造事業的。他一方在竭力壓制自己的驚奇，一方却早已開始他的工作了。

他想肅清這些醜惡與黑暗的東西。

他手裏拿着「人權」的法寶，口裏唸着「自由與平等」的咒語，向一切醜惡進攻，向一切黑暗襲擊，他用盡全身的力氣與原有的勢力戰。但原有的勢力也用盡全付的精神來反抗；他們互相掙扎，互相搏鬥的結果，德謨克拉西先生是疲倦了。

「唉，好雄厚的反動勢力呀！」他喘着氣說。

但他並沒停止他的工作。

德謨克拉西先生仍要建設東方。仍想把他留在西方的成績再留到東方。他更奮鬥了。然而反動也拿出「背城借一」的手段來

了。他們重新互相掙扎着，互相搏鬥着。

德謨克拉西先生的「人權」法寶被魔鬼搶去了，「自由」被狗吞了，平等被蛇纏着了。顯然的，他已走近失敗之神的身邊。他只剩了「奄奄待斃」的一口掙扎和求救的氣了。在這當兒，魔鬼就化作美女走到他身邊說道：

「德謨克拉西先生，你爲什麼這樣傻呢？難道「鬼權」不比「人權」好嗎？難道你「自由與平等」的咒語能勝過我們的「專制與名分」嗎？……我們這兒素來是在快樂裏；我們安於醜惡，安於黑暗。我們不慣看覷你所說的「光明」與「美」呵！……」

：「好吧，德謨克拉西先生！還是到我的懷裏來吧！你看，我已給你袒開這胸衣了……」

他是被這些話所誘惑了。他覺得這兒雖然荒涼，但也有牠荒涼的好處。比如說：蛇會唱歌，狗會跳舞，猛獸會演劇，魔鬼會——會給他心裏以安慰。雖然一切形式都與西方兩樣，但可以使德謨克拉西先生快樂的效力是彼此「差不多」的。於是德謨克拉西先生放棄了他的工作了。於是他就與原有的東方勢力爲伍了。他吩咐魔鬼召集在這兒所有的一切形形色色的勢力，他要預備開一個「東方會議」來解決這「東方問題」。他向他們宣言道：

「自由與平等」的咒語我將不再唸，「人權」的法寶我要把牠丟在廁所裏了。」

德謨克拉西先生已把從西方帶來的意志，與及爲創造東方所預備的工具，都通通的收藏起來。他聚精會神的想跨上魔鬼們給他預備的寶座。他以爲東方已被他建設好，他要享福了。但，出人意外的，一片不識相的反旗却隱隱約約的在遠處扯起，使我們正在興高彩烈的德謨克拉西先生的心上又罩上憂愁了。

據旁觀者說：「德謨克拉西先生將永遠的在難中！」

一，二，三，夜。

湖上的騎士

有一天，都納站在這美麗的湖邊，看到了許多穿着整齊的軍服，圍着明亮的皮帶的騎士。沿湖的馬路是平滑如鏡，修長如蛇；馬蹄的聲音落在路上，「得得」的像金石的音樂，又像是每次新年中所放的炮仗。

騎士們的服裝固然是整齊的，騎士們的氣概也是非常英勇的。他們坐在馬上左顧右盼。他們的眼睛射到自己穿着有馬刺的皮靴的尖上，也常射到每個過路的漂亮女人的身上。這樣子，使他

想到拿破崙老先生的騎士。於是都納就望到湖面的天空說道：

「世界的空間曾經留過許多騎士的足跡，歷史的時間也會經留過許多騎士的故事；羅馬的，雅典的，英吉利的，德意志的，哥薩克的，土耳其的，亞述王的，成吉思汗的；無論是時間與空間，無論是國度與朝代，他們那些騎士們喲，都曾爲他的主人盡過忠，爲他自己盡過責。他們的馬踐踏過敵人的尸首，他們的刀狂飲過敵人的血，亞刺伯的沙漠曾作他們馳驅的大道，死海曾作他們的洗馬池；他們也曾在萊茵河畔牧過馬，也曾騎着馬飛躍過英吉利的海峽。雖然他們有的也是爲了自私，有的也許真爲了公

理，但那以殺人爲天職的騎士們呀，他們的確各盡了自己的力！都用過自己的刀！

「可是我們湖上的騎士呀——」

一隊雄壯的馬正從都納的身邊跑過。他繼續的說道：

「可是我們湖上的騎士呀，你們只有那亂真的外形，你們沒有那充滿着力和熱的心！你們的馬從來沒踐過敵人的尸首，你們的刀只會掛在腰間晒太陽，你們把「盡責」當着是「吃虧」，你們把戰場當作畏途。於是西湖作了你們安身的小窠，戰馬作了你們游玩的代步。當每一次東北的戰士在喊出他們最末一口氣時，

你們却正在這兒顧盼自己的風姿！

「因在你們早在一個健壯的軀體裏，裝進一顆冰冷的心了！」
都納如此說。

「得得」的馬蹄又奏起了音樂，一羣騎士正在馬上笑。騎士的腳上的馬刺和皮靴也在蹬裏笑，行人各以自己的眼睛仰望着他們，以心告訴天，也許他們是在爲騎士祝福，也許他們是在咒詛。騎士的馬蹄已擾亂了各樣原有的秩序，但總擾不亂湖裏的水。直到都納說完了話時，西湖還是沉默，騎士的影子是不會落在湖心了。

末了，都納也沉默着，沉默的望到東北方面的風雲。

飛

怎麼啦？心跳，跳得厲害！

……唉，我要飛了！怎麼辦？你們全不來救救我嗎？你們這些人真太忍心了，你們雖然不會爲一個瘋子流淚，也得要爲你們的慈悲而伸一伸救援的手呀！你說你們是人類中最高尚的人，試問你們的高尚在那裏呢？在你們張牙舞爪的談話上嗎？在你們紅眉綠眼的行動裏嗎？或者是在你們帶着血腥的嘴裏呀？唉唉，你們太可惡了！……噓！看啦！我真的在飛了！……嚇，那

不是太陽？啫啫，這邊還有月亮呢！……哎呀，天！天是這麼高，叫我怎的飛得上呵！……：

喂！先生們，你們不是會飛的人嗎？幹嗎你們不理我？唉，你們不救我也得要鼓勵我喲！你看，我的確是太疲乏了！我的兩眼花了，我的血管要爆裂了，唉，我還是在不住的飛！……：唉，救救我吧，你們喲！……：什麼？我是卑鄙的嗎？你說！我那裏卑鄙？在我嘴裏？在我手上？在我飛不動的翅膀上嗎？……：唔唔，不錯，也許是在我心上，因為我心早已沒有可吃的糧食了。我餓，我渴，我已空虛得慌了。……：好，先生們，就請你們

給我一點糧食吧！我不要多的，一點，只要一點！……哈哈，你們拋過來吧，就是手上的也行了。那紅的，綠的，隨便；隨便你們給那種都可以！……怎麼？你們還捨不得嗎？那麼就分一小半給我吧！……哼，太可惡了，怎麼給那些咬人的狗吃了呢！喏，一個，二個，三個；……呵呵，你們又拋了許多了！……呵，又拋了許多了！你們看那些狗搶。……怎麼！你們真不給我一點嗎？……唉，可惜，全被狗吃完了！……你們不要笑吧，我實在飛不動了。我真窘，我不知我的翅膀應當怎樣動了。是這樣嗎？先生們！大概是左邊吧？動，動，動。你動呵，

我左邊的翅膀呀……

呀，不好了，我心要炸了！我，我真的飛不動了，快快！月亮呵，你讓我停一停吧！請你不要流眼淚喲。我要被你的淚把翅膀打濕完了。

唉，你們會飛的人們呀，幹嗎全不救救我啊！

十二月二十二日

校後記

這集子中所有的文章，全是從一九三一年七月起，到一九三二年六月止，所作的百餘篇中的一部分。因為這一部分，差不多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，因了某種原因而作的；所以我把牠們集在一起。

全稿承姚名達，儲皖峯二位先生各給我校對一次，又承他們給我在許多句子上加上圈，特此感謝！

一九三二，八，二七，字記於寓次。

流星

一五一



校後記

一五二

流 星

一 名 爲 蘇 拉 眉 而 歌

版 權
所 有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十 月 初 版

印 數 一 至 一 〇 〇 〇

著 者

劉

宇

杭 州 民 衆 教 育 實 驗 學 校

發 行 者

史 蜂 女 士

上 海 霞 飛 路 銘 德 里 八 號

總 發 行 所

女 子 書 店

上 海 霞 飛 路 銘 德 里 八 號

實 價 四 角 五 分 外 埠 酌 加 運 費

國 內 郵 購 寄 費 加 六 一

721024